

●经纬行吟●

天长有“海”

□陈宏平/文 吴开源/图

天长地处皖东内陆,抬眼是连绵岗地,脚下是赭红黏土。谁承想,新春时节,这片土地深处,竟藏着一片汪洋的“海”。

它不是真正的海,是高邮湖天长万寿段,当地人亲切地称它“天长的海”。

马年新春,暖阳正好。我驱车沿湖堤一路向东,赴一场与这片“海”的约会。

车行至万寿镇,视野豁然开朗。高邮湖如它的别称“璧瓦湖”,一块巨大无瑕的碧玉,静静铺展在天地之间。虽是内陆湖,却有海的辽阔与苍茫。新年的风掠过湖面,吹皱万顷碧波,浪涛层层推涌,轻拍堤岸,浑厚而温柔,像是大自然对这片土地最深情的问候。

岸边的风力发电机缓缓转动,在暖阳下既科幻又诗意。沿湖而行,游人如织,车水马龙,候鸟纷飞。白鹭、大雁、野鸭,或嬉水湖面,或掠过天际,勾勒出一幅生动的春日长卷。

这片浩渺水域,是鱼的世界、鸟的天堂,更是天大人赖以生存的“大水缸”。不久前,还有志愿者来到湖边,开展“新年第一捡”,以洁净的岸线,开启对母亲湖一整年的守护。望着清澈的湖水,我忽然懂得:眼前的这份诗意,从来不是凭空而来,而是天大人代代守护、深情反哺的结果。

水有灵,亦有故事。这片平静的湖面之下,藏着一段关于毁灭与新生的古老传说。据湖边老人讲,远古之时,这里并非汪洋,而是一

座繁华城镇,名曰陈洲府。街巷纵横,商贾云集,青石板路穿城而过,护城河畔杨柳依依,是百里内人人称羡的富庶之地。可谁能料到,一夜之间,地动山摇,堤坝溃决,浊浪滔天而来。楼阁、街巷、生灵,尽数沉入水底,昔日繁华化作一片浩渺烟波。

老人们说,雷雨过后的黄昏,湖面偶尔会浮现海市蜃楼,影影绰绰的街市,依稀可见的人影,仿佛是沉在湖底的古城,在某个瞬间,向人间投来最后一瞥与凝望。

浩劫之中,唯一一对磨豆腐的老夫妻幸存。二老为人忠厚,做豆腐分量足、口感细,童叟无欺;更有一副菩萨心肠,寒冬施粥,雨天留客,点滴善意,积攒成德。一日,一位衣衫褴褛的老者上门乞食,夫妻俩热饭相待,毫无嫌弃。老者临走前悄悄叮嘱:“每日去护城桥头看看石狮子,若见狮子眼红,立刻逃命。切记,躲进豆腐缸,盖紧团盖,无声再出。”老头将信将疑,日日去看。直到那一日,惊见石狮子双

眼竟渗出红血,触目惊心,他顾不得叮嘱,丢下豆腐担,疯了一般沿街呼喊:“大水要淹城了!快跑!石狮子眼红了!”路人只当他疯癫,一笑置之。百年安稳,谁愿相信一场灭顶之灾即将降临。老头声嘶力竭,终究无人相信。夫妻二人长叹一声,双双钻进豆腐缸,盖紧团盖,听天由命。夜半,山崩地裂,巨浪翻涌。缸身随波颠簸,在黑暗中浮沉。不知过了多久,天地归于

寂静。天微亮,二老掀开缸盖,世界已换了人间。陈洲府不在了,街巷不在了,唯有茫茫大水,浩渺接天。而他们的豆腐缸,竟奇迹般漂到一座小岛。岛上草木葱茏,鸟鸣声声,宛如世外桃源。

夫妻俩在此开荒种地,结网捕鱼,安然度日。这座小岛,后人称作“王家台子”。更奇的是,无论湖水如何涨落,此岛从未被淹,水涨岛高,如一片浮在水面的荷叶,于是又名“荷叶地”。人们都说,这是善良积下的福报,是天地对人心的护佑。

立在“荷叶地”上,望烟波浩渺,我忽然读懂这片水。它是自然的造化,更是人心的镜子。城可沉没,人可逝去,而善良与良知,永远不会被淹没。

岁月流转,“荷叶地”几经变迁,从前鱼市喧闹,后来水产兴旺。高邮湖承接淮水,连通长江,鱼虾肥美,养育了一代又一代湖边人家。

我想起儿时,最盼父亲从水产公司带回鱼杂。那时猪肉价高,鱼杂便宜又解馋,虾子更是少有人问津。如今日子好了,从前不起眼的小虾,成了席上佳肴。一句“穷吃肥肉富吃虾”,说的是日子一步步向上的变迁。

这片“天长的海”,藏着太多过往。明初移民沿湖落脚,清代状元从这里走出,抗大八分校的军歌,曾伴着湖水回荡。万寿的孝节牌坊,秦栏的弃官寻母,龙岗的人文古韵,铜城、杨村、永

丰、广陵、万寿、仁和、秦栏的产业兴旺,如一颗颗明珠,被湖水串起,闪耀在皖东大地。

沿湖万亩良田,由滩涂开垦而来,黑土肥沃,被誉为“安徽的黑土地”。稻米飘香,软糯回甜,是湖水的馈赠,是大地的厚礼,滋养着百万天长儿女。

夕阳西下,湖面洒下万点碎金。归船破浪,涟漪轻漾。几百年前的诗句“高邮湖水清且幽,高邮女儿能荡舟”,至今依然鲜活。只是如今不再是别离的惆怅,而是开放的胸怀,是迎接四方来客的热忱。

这片“海”动人,从不在它的浩渺,而在它承载的悲欢、守望与温度。

从古时长亭折柳,到今日网红打卡,水还是那汪水,岸已是新人间。

救人的豆腐缸早已不见,沉湖的繁华埋于水底,可善良的故事,却如湖上的风,年年岁岁,流传不息。那对老夫妻在生死关头没有独善其身,而是拼尽全力呼喊全城。即便无人相信,也无愧于心。

这就是高邮湖赋予天长的胸襟——有水的柔情,有海的宽广。新春的高邮湖,是一首写在大地上的散文诗。有海的壮阔,湖的温婉;有历史的厚重,新时代的希望。

暮色渐浓,我驱车返程。回望天际,湖水与暮色相融,而我心中那片“天长的海”,早已波澜壮阔,潮起潮落,永不干涸。

●诗韵潮声●

袁家湾

□姜培忠

记忆中的封火墙
俨然是一个逃兵
丢盔弃甲
只剩下斑驳的青苔和缺角的瓦片
映射着繁华的痕迹

河流在这里打转
像是寻找某一种记忆
穿越过碧玉桥
便是袁家湾

河对面搬来的城池
寂寞地站在圈旁,呆呆张望
偶尔高亢几句山西梆子
很是悲怆

走过拖板桥
就能听到巷子里传来的猫叫
偶尔还有庐剧的腔调
伴着弹花弓的铿锵
是王小二磨豆腐的欢快
抑或是王瞎子算命的搞笑

铁匠铺里,火星四冒
拿锤的长者喘着粗气
敲打着陈旧的记忆

邻屋的主人
和我一样,也是过客
他们停在袁家湾
捧着《儒林外史》
等待着孩子中举
等待着袁家湾穿衣戴帽

咏南湖灯会

□宋成忠

锦绣琅琊庆太平,璀璨南湖闹新春。
波光潋滟映良宵,堤柳扶疏绕翠茵。
亭城盛景焕新颜,火树银花醉客心。
福满人间嘉祥瑞,马跃春风策前程。

时光

□曹宏英

年,渐渐走远
爆竹声,散在巷口的风里
像一场轻轻的梦
醒来,余温还留在掌心

门上的对联依旧红着
灶上的热气,慢慢淡成一缕烟
我立在厨房中央
忽然就站成了当年母亲的模样

那些慢时光
灯下的针线,蒸笼里的醇香
拾捡鞭炮时小小的雀跃
都被岁月悄悄收好
藏进父亲沉默的目光

我已学着接过岁月的温柔
把牵挂,融进一日三餐
把惦念,藏在寻常问候里
在热闹过后,守一份安然

年,从来没有真的走远
它只是换了一种样子
从年少伸手接住的欢喜
变成如今俯身守护的担当

风轻拂眉间
温暖漫上心房
原来最绵长的团圆
从不是一时的喧嚣
而是把爱,一代一代
静静传向远方



●生活札记●

●桑梓留痕●

不久前,应邀参加了一场特别的活动。屋里聚着二三十位民乐爱好者,长者已近耄耋之年,年轻一点的也都年满花甲。可在他们的脸上,瞧不见半分暮气,满眼皆是神采。琴瑟相和,笑语盈堂,那一张张被岁月抚摸过却依然明亮的脸上,跃动着少年般的热忱与光彩。那一刻,我被深深打动了!

这支民乐团的创建者,是我的一位忘年交。年过七旬的他,仿佛生来就为音乐而活。从二胡、古琴、琵琶这些民族乐器的婉转,到电子琴、萨克斯、大提琴这些西洋乐器的悠扬,在他手中皆成自然的呼吸。音乐是他心底的梦,年轻时被生活搁浅,退休后终于能亲手打捞。他邀来志趣相投的老友,成立了“圆梦”民乐团。有人说这名字太直白,他却笑笑:“圆梦,圆的就是心里那个真切切切的念想。”

团里的规矩简单却坚定:两次无故缺席排练,便自动离开。因兴趣而聚,无利益牵绊,靠的正是这份认真,几年下来,《喜洋洋》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等曲目已成为他们的名片,在县区文艺舞台屡获嘉誉。他们常为社区公益演奏,偶尔也接些商演。报酬虽薄,却足以在岁末办一场属于自己的团聚,琴声里辞旧,欢笑中迎新。

音乐是时间的语言,也是心灵的甘露。活动中,当《春花月夜》的旋律从指尖流泻,我忽然懂得,老去的只是年华,不曾老去的是对美的执着。二胡诉说衷肠,琵琶弹拨心绪,笛声飞扬憧憬……每一件乐器都在他们手中重生。那流淌的何止是音符?那是将大半生悲欢沉淀后的清澈,是把所有热爱熬成的浓稠时光。

我深知,每一个娴熟的音符背后,是无数个晨昏的反复磨合;每一次默契的合奏之中,藏着相互扶持的温情。他们用白发诠释了“青春”的另一种定义——青春不是生命的一段,而是心灵的一种状态。在这里,乐团不仅是艺术的天地,更是情感的归宿。音乐织就的纽带,让晚年成为另一场盛大的出发。

旧岁琴弦犹绕梁,新程谱纸已铺开。愿“圆梦”民乐团的未来,继续有弦歌滋润岁月,有佳音温暖街巷。让每一段旋律都成为时光的书笺,标记着这群可爱之人如何用琴瑟对话生命,如何以不屈的热爱,在岁月深处栽种出不谢的春天。

莫道桑榆晚,为霞尚满天。当银发拨响琴弦,我们听见的,不仅是音乐,更是生命本身深沉而响亮的回音。

流淌的旋律

□王诗根

清清滁河水

□时春香

我牵着囡囡的小手,沿六合城外崭新的滁河步道漫步。脚下青石安稳,清风徐来,水流的声息如同低语,裹着草木湿润的清凉直沁肺腑。因因仰脸问我:“妈妈,以前的大水真能漫过外公的院子吗?”孩子清澈的眼眸里,映着粼粼河水,映着堤岸葱茏的树影,也映出滁河百年跌宕的波光。

这条古老的河流,自肥东县岱山山涧发源,蜿蜒穿过全椒平野,在六合东南境汇入长江水道。它曾以水波为针线,缝合出沿河两岸的沃土。我的童年,与父辈一样,被滁河水浸泡过。夏日暑气蒸腾时,清波便是消暑的良方。放学铃响,孩子们将书包甩上河岸,扑通跳进清凉的水里,笑声撞碎层层涟漪。那水透明,能看见沙粒在河床舒展的纹理,能数清细长水草。游倦了,趴在晒暖的青石上,竹编小篓往苇丛下一沉。忽见十几尾近乎透明的小虾在篓底弹跳,腹中细弱的经脉若隐若现。小虾带回家,在母亲掀开锅盖的白色雾气里,转身成为饭桌上一抹淡淡的鲜红。

然而滁河亦有雷霆一面。秋汛来时,暴雨如天倾,浊流咆哮着吞噬田畴。少年时的我挽着裤腿,在没膝的洪水中摸索通向四中的小路。昏黄的浪头撕开单薄的土堤,瓜蔓草屑在水面翻滚飘散。为绕过决口,不得不步行三倍远的街巷,湿衣贴着脊背,发梢滴水成线。六合、滁河悲欢与共,这水温顺时是丰饶的乳娘,暴怒时便是脱缰的困兽。

明嘉靖七年,县令杨果奉命督修石堤三十丈,县志里白纸黑字记着他的奔走。他倾尽人力在激流前垒起石堰,那是以血肉写下的守护誓言。虽然筑堤细节早湮灭在风烟里,但河泥深处石基的

脉动仍清晰可感。因因听得出神,蹦蹦跳跳往前探路,突然拽紧我的衣角:“妈妈快看,小鱼穿花衣裳!”一尾鲫鱼从苔石边掠过,鳞片闪过几线金光,尾鳍扫开圈圈细纹。几只白鹭立在浅滩,长喙微动,刺破了映在水面的云影。

堤岸再无旧时土石倾颓的模样。混凝土块如锁甲般勾连铺展,石笼缝隙里已钻出青青草芽。新筑的堤防守护河道已逾二十寒暑。裁弯取直后的河床开阔平缓,堤上垂柳夹岸成帷,数十里浓绿顺着水流铺展延伸,将滁河温柔拢入怀中。父亲在电话中笑声朗朗:“河滩地上那畦菜早还河道啦,该当如此!”退让方得新生,这浅显的道理渗进了每寸河泥。

暮色渐合,前方河湾处,几位老农闲坐水畔,烟锅里明灭的火光映着他们谈说稻穗灌浆的絮语,那絮语也似在讲述滁河千年的故事。我与因因坐在河滨长椅。她凝望丈外一只白鹭。那鸟儿独立浅水,偏头端详水下动静的神气,竟与因因托腮凝望河流的样子相似。她凑近我耳边,气息拂过脸颊,轻声说:“河水睡觉了,安安稳稳的。”这句稚语清亮,带着初春溪流化冻的脆响。

晚风贴着水皮游走。这最终经六合划子口汇入长江的古老水脉,曾经惊涛裂岸,也曾滋养灌溉。此刻它沉淀下所有汹涌,将历史与人间的故事安稳地盛在心腹之间,缓缓流淌。河声亘古,长椅上的我们静听这水与岸的私语。这份恬然,是滁河万里奔流淘洗后留存在光阴河床上的箴言。时光流转,水面浮沉着细碎的光斑,如同揉碎的过往在静静漂移。柳条拂动水波,那波澜便是它将往昔与今朝悄然缝合的针脚。